

# 武侠剧《月上重火》为何能火？

汤丹文

甬产古装武侠剧《月上重火》近日“大火”！

据网络影视数据分析平台“骨朵”统计，《月上重火》与《隐秘的角落》《唐人街探案》《鬓边不是海棠红》等网播热剧一起，跻身2020年上半年平均热度“TOP15网剧”，且名列第二。

7月3日，北京、杭州、宁波等地的影视评论家通过网络“云对话”，对这部由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制作的电视剧进行把脉，也对对中国武侠剧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研究。

“新武侠剧”，受众就是年轻人

5月28日起，《月上重火》在爱奇艺、腾讯、优酷等国内各大网络平台同时上线。该剧讲述了月上谷谷主上官透和重火宫少宫主重雪芝携手匡正扶弱、平息江湖动荡的故事。

所谓“新武侠剧”，首先是指它的受众定位，就是网络平台上的年轻人。

国内知名影评人李星文认为，过去3年中，电视台播出的武侠剧数量急剧下降。“在卫视或央视的黄金档播出的武侠剧，每年算下来只有两三部。但是武侠剧并没有消失，目前它以网络平台为主阵地，在网络“上新”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新观众群体特别是网络青年一代新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倒逼”着武侠剧出新。他指出，《月上重火》对新武侠的探索，体现在它的戏剧架构、人物设计、表演风格以及表现传播途径上，其目标都是寻找与新观众群体的审美共振，情感共鸣。

“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理念去观照、叙述古代武侠故事，也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我们心中块垒，以达到古装剧与当代人共情、共鸣、同心、同理的效果。”浙江电视台原台长梁雄作了如此表述。

《文艺报》艺术部副主任徐健说，《月上重火》很难进行单一类型的题材归类，它把武林恩怨、感情纠葛、庙堂争斗等元素进行了重新组合、嫁接，从而建构起一个只属于男女主人公的“新江湖”世界。对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个“新江湖”正是基于他们的共同想象和审美。“这个‘新江湖’，与主人公对情感的理想追求很契合，与当代青年人自我价值定位很接近，更与我们的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呼应。”徐健说。

一些专家认为，如今网络影

视观众偏向年轻，而年轻的女性用户更是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所以，网络剧目前最大的流行就是“甜宠”。而《月上重火》“武侠”加“甜宠”的套路，也是它适应新观众群体的一种努力。

徐健认为，《月上重火》在努力架构一种新型的男女主角关系，上官透与重雪芝两人之间没有前世的恩怨，没有情敌的横刀夺爱，不是相互“养成”的关系，也不是相互“施虐”的关系，而是各自在自我目标追求和自我选择过程中，逐渐地影响和改变了彼此。他们的情感，更多来走向进行了深入研究。

《月上重火》所体现的家国情怀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高级编辑陈芳认为，《月上重火》尽管模糊了年代背景，但里面有着传统武侠剧的家国情怀、人生观照。

剧中有这样的情节：当民间疫情发生时，上官透、重雪芝、老医官等人重火宫的众多弟子联手，不顾安危，搭棚施粥，寻找疫情蔓延的根源，并出钱购买药材，遏制寒热病的扩散。“侠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它包含了仁爱、道德、责任和担当，这才是武侠剧的重中

重。陈芳说。

拥抱市场，才能闯出新路

从严格意义上说，《月上重火》是“宁波影视”首次“触网”之作，也是其全面拥抱影视市场的转型之作。

“宁波影视”董事长、总经理陈三俊表示，作为国有影视制作



《月上重火》海报（宁波影视 供图）

地呈现出“你疼我，我护你，你宠我，我爱你”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一种现代爱情关系的理想建构。

中华文化传播，仍是底色

《月上重火》的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手法，都回应新观众群体的期待。但它并非一味追逐市场的喜好。专家们认为，该剧还是坚守了主流的价值观，中华文化的传播仍是其闪亮的底色。

对中国侠义文化的弘扬自然是这部网络剧最大的特点。《月上重火》中有一句台词：“剑是江湖的器，茶是江湖的意，无器难成江湖豪气，无意难蕴江湖深沉。”徐健认为，《月上重火》中，人们既看到了作为“器”的那种“武”，也看到了作为“意”的那种“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之重。”陈芳说。

《月上重火》的服装、道具、化妆和置景所体现的浓浓中国古典美学韵味，也获得了专家的认同。中国网络视听协会节目部主任舒云说，《月上重火》中的重火宫、月上谷、灵剑山庄、鲁王别院等建筑置景，从整体布局到内部陈设，都很精心，可谓美轮美奂，体现了中国建筑艺术之美。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浙派电视剧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现代题材的作品，像《中国神火》《中国商人》《中国空姐》等。浙派电视剧又是百花齐放的，《月上重火》就是一部一般的新武侠题材作品。

仲呈祥认为，新时代武侠剧还应该有一种“新”，就是尽最大可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月上重火》就用了和谐的理念，讲求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写两性感情时，也追求了专一、纯真的态度。“重火

机构，“宁波影视”一直致力于弘扬主流文化，打造“温暖、明亮有热度”的影视剧作品。

“影视剧作为精神文化产品，首先要讲求一种传播的到达，要考虑年轻人的文化需求，这样才能被市场所接受。”陈三俊说。

她透露，“宁波影视”的制作项目储备以五年为期，有十余个题材，其中有都市生活、婚恋感情、历史以及与爱奇艺合作的IP分账剧等。电视剧《一枝一叶总关情》已入围中宣部财政部2020年文化扶持电视剧作品名单、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电视剧规划选题片单，即将于7月底开机。

见证了宁波电视剧创作发展历程的宁波广电集团原副总裁张晓东表示，《月上重火》能在网络时代获得市场充分认可，可喜可贺。“宁波的影视剧制作从开始到现在，已历经三十年，每个时期都能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品，这种开拓创新精神的延续，是非常可贵的。”

易其洋

只有12集的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口碑爆棚，目前豆瓣评分仍高达8.9分。该剧由悬疑推理小说《坏小孩》改编而成，作者紫金陈（本名陈徐）是宁波人，被很多推理迷奉为“大神”。

在我看来，《隐秘的角落》8.9的评分有点虚高，但它对人性幽暗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开阔而有深度，不枉一看。

剧集由两条开始独立而后交集的线索牵引，把一众人等纳入其中，演绎各自命运，推动故事发展。两条线索，一条是张东升（秦昊饰）陪岳父母游览六峰山，给两位老人拍照时，突然将他们推下山崖。另一条是初中生朱朝阳（荣梓杉饰），和好朋友严良、普普，到六峰山游玩时，无意间录下了张东升杀人的镜头。

说《隐秘的角落》是以推理剧的名义呼唤爱，是因为这两条线索都是因爱而起。

张东升是上门女婿，在少年官当校工，深爱妻子，却因赚钱不多，连个事业编制都没有而遭妻子和岳父母冷漠、嫌弃。妻子婚外有情，一心想离婚。在六峰山顶，张东升求岳父母劝说女儿，不要离婚，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想让你女儿生活得更幸福”。张东升心灰意冷，更像是因爱生恨、绝望至极的“激情犯罪”。

严良（爸爸曾因吸毒入狱，后精神错乱）和普普（孤儿）逃离福利院，是想找他爸爸的朋友借30万元，给普普的弟弟治病。严良愿帮普普，是他从普普一口一个“严良哥哥”中，体会到了爱和信任。普普信赖严良，则是因为他真的很像哥哥一样护着自己。

朱朝阳每次考试第一，却不快乐，父母离异，他被判给妈妈周春红，妈妈爱他，但为赚钱常常让他独自在家。他乖巧懂事，只知道学习，连当时流行的《还珠格格》都没看过，正是因为不想让妈妈失望，也想以此从爸爸朱永平那里得到更多的爱。他为遭警察追查、无处可去的严良和普普打开了家门，并策划参与了拿“杀人证据”和张东升的交易，就是因为，他聪明敏感而又缺乏爱和安全感的，班上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不想失去严良这个“最好的朋友”。

三个孩子，因为对爱的热切渴望和稚嫩理解而走到了一起，和另一个同样在为爱拼搏而走绝路的张东升，开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牵扯一众人等轮番上场，书写各自命运。

朱晶晶（朱朝阳同父异母的妹妹）死了，普普死了，王立（混黑社会的，朱晶晶的舅舅）死了，王瑶（朱晶晶的妈妈）死了，朱永平死了，严良死了，张东升也死了。朱朝阳活了下来，故事落幕，屏幕上打出四个字：献给童年。献给童年什么？我以为，最应该献给童年的，就是爱。

何谓“隐秘的角落”？其实就是人心人性。人心人性，是健康正常还是畸形变态，与童年有没有得到爱的满足和滋润密切相关。可以说，同样痴迷数学的朱朝阳和张东升互为镜像，甚至可视作一个人的童年和成年。朱朝阳后来对严良说，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为你们开了门。人心善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朱朝阳打开了门，就是打开了一个可怕邪恶的魔窟。“坏小孩”是怎么造就的，若非天生坏种，那爱的缺失绝对是最大诱因。

## 《隐秘的角落》：于悬疑推理中呼唤爱

第10集里，一向言听计从的朱朝阳，和妈妈周春红有过一次激烈争吵。周春红：我辛辛苦苦把你带大，你爸爸就带着你游了几次泳，你就胳膊肘往外拐。朱晶晶没死的时候，他管过你吗？你以为他真的爱你，他真的在乎你。你要是真的在乎你，他就不会跟我离婚，就不会抛下我们母子。朱朝阳：妈，离婚那天，是你逼着我爸去签字，是你非要跟他离婚的，你为我不记得？我记得，我什么都记得。周春红痛哭流涕：你说说，是你爸爸先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朱朝阳：那是因为，你们只在乎你们自己。这次母子争吵，可谓点睛之笔——孩子需要的爱，往往不是父母以为的爱；孩子没有权利选择谁做自己的父母，但他们应该有权利要求父母好好爱自己。

“大红大紫”后，紫金陈在接受《都市快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写《坏小孩》，是希望人们能去反思，未成年人犯罪的恶之果，源头在哪里。他也承认，朱朝阳的原型就是成长于单亲家庭的自己，“如果我还是那个穷苦软弱少年，这些永远将是秘密，我不敢轻易揭开自己的伤口。”

显然，紫金陈已经走出童年那个“隐秘的角落”，而又有多少孩子，在最需要爱的童年，因为得不到爱，因为留不住爱，因为失去了爱，让孤独、冷感和怨恨在“隐秘的角落”悄然滋长。



# 《洗心记》：半部佳作说人心

岑颖

6月12日，宁波小百花越剧团青春版越剧《洗心记》首演。剧作情节跌宕，人物丰满，笑中带泪，赢得了疫情以来首进剧场看越剧的宁波戏迷的掌声。

《洗心记》是郑朝阳的本子，郑朝阳也是《洗马桥》和《苏秦》的编剧。本剧秉持了编剧善于洞察人情与心理的扎实风格，是一个不错的剧本。

有趣的是，对于这出戏，同行看戏的朋友中，已婚者与未婚者的观感截然不同：前者心领神会，后者一头雾水。的确，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些婚姻的甘苦，很多心境是难以体味的。

尹青梅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好媳妇。她刁蛮刻薄，嚣张跋扈，完全是一副“河东狮”的模样。对丈夫颐指气使，对公公和小侄儿刻薄虐待，到了背弃人伦的地步。她之所以这样做，原因颇值得咀嚼。所谓看到公公感到压迫、看

到侄儿怕他争夺财产，都是表象；追究根源，是因为她的内心始终憋着一股怨气。这股怨气，源于理想婚恋与现实状态的巨大反差，和精神上的终极孤独。

尹青梅长得美，情感细腻，又颇有风情。但她嫁了一个完全不懂她内心的“愚夫”。这有点像潘金莲嫁于武大郎的委屈，又有点像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不甘；但又不是对美貌“错付”或“闲置”的委屈不甘，更有一种内心不被理解、精神无法获得交融的痛苦。她既认知自己的价值，又发现自己的价值无法被丈夫认知与理解，在一个女人只能做“男人脚上那双鞋子”的时代，既无奈，又孤独，心中便都结着无处纾解的怨念。

更令她绝望的是，丈夫杨万石忠厚、善良，对她言听计从，呵护有加，在婚姻上更是私德无亏，是常人眼中万千女性求之不得的好丈夫。因此，她在婚姻中的“缺氧”状态，根本不可能被舆论同情，更



不可能利用舆论来讨伐丈夫——没被反过来讨伐“恃宠而骄”“身在福中不知福”就不错了！

于是她装病撒泼，发泄怨念，

做了一个真正的“泼辣旦”。她迁怒于人，既迁怒于给她压迫感的公公、有夺财之虞的侄儿，也迁怒于妥协、纵容她的丈夫——要打则打

要骂则骂，又是揪耳朵，又是赶出房门睡地铺。杨万石喜欢她又心疼她的“心疼痛”，便事依从于她，所以更显得愚钝懦弱，这自然与她期望的丈夫更不相符，所以这种依从在短暂满足她发泄情绪的需要之外，更会加剧她的怨念。如此往复，夫妻间，家庭中，也就生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尹青梅这一形象，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央视《半边天》节目中张越采访的刘小样。刘小样是八百里秦川上土生土长的乡村妇女，有常人眼里幸福的家庭，却常常陷于“无端”的痛苦。她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永远在思想中的人”。她有很多对爱、对生活、对心灵的感悟，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许多完全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她“宁要痛苦，不要麻木”。

我不擅长记人名，但十多年前看的这期节目，使我至今记得“刘小样”这个名字。值得庆幸的是，刘小样有一个愿意纵容她这样去思想的丈夫，起码在这一点上，他是懂她的。我想，尹青梅的痛苦可能没有刘小样那么深刻，却是有相似之处的；而从不被人理解这一点上看，她又比刘小样更孤独。

说到这里，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身为女人，你有没有过被老公

的迟钝伤到，却还要被责怪大“作”的经验？有没有过精神世界无法被老公理解、常常深感“鸡同鸭讲”的无奈与孤独感？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两性差异所造成的隔阂，使得人们在婚姻中难免面对这样的处境，只是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的这种痛苦更隐秘、更深重一些。再推而广之，除了婚姻关系，普通人之间难道不会遭遇类似的隔阂、无奈、孤独和痛苦？

所以我为尹青梅这个人物的情感逻辑，在前半部里是非常通畅的。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因为马介甫劝杨万石让她自己来送赡养银子，而认为马介甫是个好男人，因为他懂女人的心思；却又在下一刻，当杨万石因此误解她对马有非分之想时顿时气炸，把他赶出房门。

可惜的是，这个人物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情感逻辑往下写，剧作也没有顺着这个情感逻辑去解决戏剧矛盾。后半部，马介甫设计，杨家用人用善与亲情打动了尹青梅，令她愧疚交集，悔改前非，竟又回到了传统的“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的主题。这样一来，不但中断了处于婚姻关系中男女心灵困境的探讨，甚至重新把女性推回婚姻中的依附状态，甚是可惜。